

印象曲：<https://home.gamer.com.tw/artwork.php?sn=5582407>

📺 僕らの記憶を掠わないで ver.EMA

《遲鈍的人》

裝模作樣的 說出了已經沒事了的話語
這片不自然的光彩
和空白一併化作後悔
我啊、只不過是想 永遠守住這份微小的希望罷了

綿部雪嶺是一個遲鈍的人。

在最懵懂的時期，她的節奏已經比人慢上幾拍。當其他嬰兒都被舒展彎曲成幾種形狀的幾根手指，或空中胡亂揮舞的幾條絲帶而哭笑時，她要被揉搓得臉頰泛紅，才會眨著迷茫的黑眼珠，捉住那隻在自己臉上亂來的手。

直到與同齡人接軌，她依然身處自己的節拍中。她的學校裡，也有個每間幼兒園標配的，橫行霸道小霸王。他喜歡搶走別人玩到一半的玩具，每次不是搞到人家哇哇大哭，就是引起一陣你追我跑，玩偶與紙張齊飛的騷亂。

某次，幼兒們的小火苗蔓延到她身上，已經多次目睹混亂的她未待對方要求，就順從地向前舉手，遞上積木，將對方的喉嚨連帶思考回路都堵住，沒擠出一句話來。

最終是早就埋伏在旁的老師跑來，再次將那個男孩教訓了一頓；又給她送了牛奶糖，誇獎她的樂於分享、溫柔友善。

望著那個的男孩在老師面前垂下腦袋，卻要鼓起腮幫撐起微小的自尊，她無法理解對方不收下玩具的原因。

小學，大家都說：

「雪嶺是個很好說話的人哦。什麼事都可以找她幫忙！」

於是值日、運動會啦啦隊、接力比賽、開放日義工、學習小組、講座……全都有她的身影。

好人——是貼在她身上的標籤。小小的她還未理解標籤的含義，其中或者不乏利用了這一點的人，但她由心而發的，無撕走它的打算。

犧牲了私人時間，她當然也有些收穫，例如成績表上「樂於助人」的評價，以及可以默默地混跡在每個地方的氣質。

大家都開心，那就是最好的。

一路長大，她像每個學步的小孩一樣摔倒，卻甚少因為受傷而哭泣。

傷口、猩紅的血、飄散的鐵鏽味意味著什麼？

大家告訴她的答案是：安慰、治療、愈合的勳章。

她不怕跌倒，不怕挫折，不怕受傷，

因為幸福從來都在觸手可及的地方。一回頭，身邊的人就會接住她。

只要做好眼前能做的事情，光總會到來，她總會得到想要的結果。

她尚未知曉，

傷口、猩紅的血、飄散的鐵鏽味到底可以意味著什麼。

綿部雪嶺是一個遲鈍的人。

初二的文化祭，她應朋友的委託，在各項活動中遊走，拍下無數活躍的身影。

戲劇社當年上演的節目是《麥克白》。

利用校報記者的名義，她溜進了還在綵排中的禮堂。

厚重的幕布被拉至舞台兩側，台中央是忙碌著往來台前幕後的木箱、佈景、台階、小道具。舞台的側邊，大概是演員正在對台詞。

她舉起手機，拍下了站在垂下的紅色絲絨幕布前方，那個高傲地仰起頭的側面。

頭戴冠冕，身穿暗紅繡金長袍的他，就像真正的國王一樣。

「你剛才拍了我的照片？」捲起手中的劇本，對方跳下舞台，單手插著褲袋，走到她跟前。

她下意識後退一步，「對不起，如果你不喜歡，我可以刪掉。」

「欸沒啦，就是想問問，為什麼要偷拍？是不是被我的魅力吸引了呢？」他撥弄自己淺棕色的前髮，撞到王冠後又訕訕然地放下手。

「……」她一時難以作出恰當的回應，思索數秒，決定坦白從寬，「我只是幫朋友拍的。她想多拍些照片，放在校報上。」

「早說嘛！如果你願意在這裡看完我表演的話，也不是不能讓你多拍幾張？」

「……」

「畢竟是校報，我一定多多配合，到時記得把我放上頭版啊。」

「這我不能保證。」她又不是編輯。

「那你再拍幾張，基數多了總會選上的。」

最終，她依然坐下來看完了整齣戲。

在自責與幻想的折磨下，墮落成為暴君的麥克白，不得不透過兇狠的手段來保護自己，打壓敵意與猜忌，最終在自大、瘋狂中走向滅亡。

「這不是一個適合在文化祭上演出的劇目。」她想。

然而，悲劇多麼殘酷也好，在聚光燈下的他無疑是閃耀著的。

主演「城木丈」，她記住了這個名字。

當然，那些光影、角度、清晰度都難以稱善的照片最終沒能登上校報。

城木特地從隔壁班跑來找她，得知此事後，臉上是露骨的失望，卻很快又調節心情。

「唉……世人還沒領略到我的魅力啊——」

「對不起。可能是我沒拍好。」

「嗯？那作為補償，陪我吃飯？今天下午我被人放鴿子了。」

「好呀。」

「真的啊？」

她沒有告訴城木，舞台上屬於他的那些剪影還留在她的手機相冊裏。

由那餐飯開始，他們打開了話匣子。到了高中，兩人同班，更成為同桌。

她很喜歡和城木相處。隨隨便便的，想到哪就說到哪的，有時會語出驚人的城木，令她覺得很舒服。在如此隨性的人身邊，她也無需再思索何謂恰當的話語。

她知道城木想成為演員，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，亦遭受不少打擊。

每一次演出，她都是城木最忠實的觀眾。

——儘管只有她是不足夠的。

但因為夢想而閃耀著的身影，無論看多少次，都會令沒什麼夢想的她佩服不已。

城木總是很隨意地問她，要不要喝奶茶？要不要去燒烤？要不要去交流團？要不要去唱K？要不要去踩單車？要不要去看電影？要不要去演唱會？要不要陪他對戲？只要有空，她都會答應。

然後有一天，
「雪嶺，我想開一間偶像事務所，要不要來當我的經理？」
城木像以往平凡的每一日那樣，隨意地向她伸出了手。

綿部雪嶺是一個遲鈍的人。
當城木提出那個邀請的時候，她沒能正確辨析「經理」的含義，帶著錯誤的理解握上對方的手，
乘上那艘不知最終會駛往，或者被命運推往何處的小舟。

娛樂圈水很深，稍有不慎就會被淹死。
能夠克服風浪，浮於水面被看見的只是少數。
城木的惆悵已經是這個教訓的印證。

但是她仍相信掌舵的人。
因為那個人是城木，他不會輕易被風浪擊沉。
城木也會受傷，但他和自己一樣，傷口總會愈合，曾經的失敗會變成他現在的養分。
她深深地相信著，只要跟隨城木，就可以看到無比絢麗的海面。

「有沒有多少……是被老闆的魅力吸引過來的？」
只是……到了決定性的遴選環節，聽著這句熟悉的問題，她真怕城木會嚇走唯二的面試者。

結束最後的問答，總算關上門，只餘下兩人的空間中，他們都鬆了一口氣。
「真的沒有嗎？」老闆的魅力之類的。
「……為了不傷害你，我還是不說了。」她不在城木面前斟酌語言，最快的方法就是逃避回應。

……

綿部雪嶺是一個遲鈍的人，遲鈍得恰到好處。

對她來說，技術部經理和偶像經理的區別沒有想象中大。
她很擅長學習。即使要面對形形色色的人也好，即使要在夜晚默默地練習也好，即使要克服對人群的膽怯也好。即使遇到處理不來的突發情況……那就問問城木的意見吧。訓練人和訓練程序一樣，只要樣本數足夠多，只要習慣，許多事情都會做得到。
反正一回頭，城木總是在她身後。
於是她模仿著，從書中，從網絡上，從城木的口中，做一個「稱職」的經紀人。
經紀人要關心偶像、要控制偶像的飲食、要安排合適的行程、要在對方壓力過大或情緒低落時給予支持、要在公眾面前維護自己的藝人、要在危急時保護偶像、要將偶像放在第一位……

太嚴肅的人自己做不來，也不喜歡。她希望自己是一個易於接近的，擁有親切感的人。
她希望城木PRODUCTION是一個可以令大家感到愉快的地方。
她希望實現城木的夢想。
她希望見到城木一直閃耀著。

只要待在這裡，一等星的光輝，也能照耀到她身上。

在那之前，先做好這份工作吧。

如果有人需要安慰，她只要順著對方的意就好；如果有人需要稱讚，她只要說出合宜的誇獎就好；如果有人需要幫助，她只要及時提供協助就好。

「你一定會是最閃耀的人」

「你的笑容是完美的」

「無論變成怎麼樣，我都會陪在你身邊」

說出口的話語既非謊言，亦非真意。

「一直以來，都麻煩你了。」

「不，我們是朋友嘛。哪天你不開事務所了，那我也應該轉行了吧。」

而那句隨口講出的回答，究竟是夢還是現實，已經記不清了。

綿部雪嶺是一個遲鈍的人。

她花了三年，仍然未能適應事務所的變化。

失去了曾經的城木和幽谷綺羅拉的城木PRODUCTION，無論踏入多少次都覺得陌生。

城木偶爾還會裝出善人的模樣，她也樂於配合他。

就算是一時的戲碼也可以，自欺欺人亦無妨。

惺愛第一次演唱會大獲成功的慶功宴那晚，她曾以為事務所可以變回三年前那樣。

城木臉不改色地唱著那麼老土的歌，就像他當年臉不改色地誇耀那張老土的海報。

或許是羞於表達，她不想唱歌。她更想再多看看，其樂融融的，美好的日常。

哪怕這段日常只是曇花一現。

「為什麼雪嶺還會留在這裡？」

為什麼還要留在這個幾乎面目全非的地方？理由只有一個，不是嗎？

「因為我和城木約好了會幫他看著事務所，直到他回來。」

城木一定會回來。

與田也說了，城木一定會回來的。

那個輕浮但溫柔，小心翼翼地懷揣夢想，引領著所有人的城木，一定會回來的。

所以她必須繼續做一個好的經紀人。

在城木回來之前，代替他保護好偶像，保護事務所。這是城木的願望，也是她的願望。

就算要再和城木吵多少次架，再被他罵多少次，再擋住多少次他的路……

其實遲鈍的人也有優點，他們可以永遠都不知疲倦地追逐著那點微小的希望。

綿部雪嶺是一個遲鈍的人。

「我真的，很討厭你。」

「嗯，我還會繼續妨礙你的。」

真正想說的話是什麼？
「為什麼要這時候才回來啊……」

「走吧。你還有事要做，不是嗎？」

「……是。」

於是她越過了刺眼的猩紅，要跑向那個粉色的舞台。因為她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
——她要保護自己所屬的偶像，她要為儀間的計劃負責，她要白鳥巨蛋裏的五萬多人都安全，她要向篡奪幽谷綺羅拉人生的女王體復仇。

她，還要守護城木PRODUCTION，守護這個充滿回憶的地方。

「對不起。」那把聲音小得像是錯覺。

「道歉的事之後再說吧。」

「……我想休息一下。」

「你趁休息的時間，好好想想之後要怎樣罵我吧。」

她沒再去看糾纏的血肉，沒關心他無力的身軀，甚至沒再花費多幾秒，再多講幾句話。

「與田，城木交給你了。」

真正想說的話是什麼？
「我想留下陪著你。」
「你的傷必須立刻治療。」

城木之前罵得沒錯。她總是一廂情願。

一廂情願地相信城木休息夠了，就會回來。一廂情願地抓緊早就回不來的時光，相信所有事都有轉機。

步履匆匆，焦急的大腦已經無法運轉，心裡卻被一種強烈的不祥之感佔據。

在舞台上被傷害的惺愛、成為天使的幽谷綺羅拉、侵蝕頭腦的樂聲、

流下血淚的城木、靠在床邊吐出鮮血的城木、獨自一人蹲在路邊的城木，深夜在辦公室的城木……有什麼要撕開胸膛奪路而出。

在理解到結局之前，淚水已經自顧自地流下。

「到底我們做的一切，都是為了什麼啊——」那是伴隨著眼淚脫口而出的話語。

「不要讓惺愛上台！」

「誰來、快來人」

「攔住惺愛！」

「暫停演唱會！」

「誰來、誰都好、來人」

「救救他……」

無法再依賴城木的此刻，她必須擔起重任。

她知道世間需有取捨。

交給與田照顧的傷者，和即將在世界注目下死去的女孩。
兩者之間更重要的事
更重要的
重要的
是、

綿部雪嶺是一個遲鈍的人。

她不了解自己，也不了解他人。
可能無知也是一種罪。所以作為懲罰，她在深藍的記憶之海中丟失了大半人生。

記憶魚
美麗的名字底下是集體的癥症。
連存在與否都難以定性的蠕蟲病毒在群眾的簇擁下複製蔓延，
如同娛樂圈絢麗的那片海。

「城木PRODUCTION就拜託你了。」
偶爾，腦中還會響起這句話，可是能夠將下一個任務交託給她的人已經不在了。
連同他的夢想、願望、約定一起，戛然而止。

模仿著曾經的城木，她認真地安置好事務所的人員、文件、及所有回憶。
然後，帶著僅存的一切，和擅自被交付的責任，命運似的又荒謬地踐行了幾年前隨口道出的後路。

坐在被如山一樣的文件層層疊疊包圍的所長桌前，
她第一次知道，原來這裡的視野那麼狹窄。

在工作的間隙，有時她會思考，對於城木這個人的，揮之不散的茫然究竟從何而來。
然而，那份感情的源頭已經無從追溯，它像個不知何時被擰開的水龍頭，待回過神來，涓涓細流早已漫成一片潮濕。從被吞噬的虛空中滴落的冰冷水珠，總有一日會無可挽回地將餘生淹沒，讓她久久無法喘氣。

猩紅的血，如果放著不管，就會在皮膚上乾涸、凝集成蛛網一樣的痕跡。
鐵鏽的氣味，一旦沾染上就難以去除。只要尚存一息，它就在每次的呼吸間鑽出。

不是每件事都可以習慣。
不是每道傷口都會愈合。
不是每句未宣之於口的話都有再說一次的機會。

綿部雪嶺用巨大的代價上了一課。

假如綿部雪嶺是個敏銳的人，
就可以順從自己的真心。

假如綿部雪嶺是個更加遲鈍的人，

就無須為思念與遺憾所累。

但綿部雪嶺只是一個遲鈍的人。遲鈍得恰到好處。
她注定在空白中窒息。

.....
...
.

某篇以日記為名的信：

2027年12月24日 星期五 小雪

城木：

就像我隔了三年才終於發現你給我的信，學你寫的這些信，不知要多久才會傳達到你手中？
每日收到這麼多意義不明的信件，以前的你應該會認真看完，現在的你大概會覺得很煩，想讓我閉嘴吧。能做到的話，就來打我吧。

今天，重新整理你留下的東西時，我又翻到那張在2013年拍的照片，那是手機裏關於你的第一張照片——戴著質感廉價的王冠，卻依然驕傲地仰頭的你。
我做了再一次的嘗試，依然想不起來一絲一毫當時的情景。回憶有關你的事情，我們好似從一開始就是熟知，無論做什麼，你都會為我留一個位置。雖然這樣也不錯，很有一拍即合的戲劇性（記得這是你高中時喜歡的用詞），但意識到自己甚至記不起我們的初見，還有你應該對我講過的許多話，心裡總是不好受。
不過這照片像是偷拍的。我猜，如果當時的你發現的話，一定會對我講某些令人難以回應的話吧。.....我會再去尋找答案的。

我說過，如果你不經營事務所，我也就轉行了。
原本以為會回去做IT狗，結果一轉眼就踏入了腦科學研究院。
對不起，我實在無法再保護沒有你的城木PRODUCTION。而且，為了不讓悲劇再發生，我也應該背負起百命換一命的後果。但說過多少次也好，我依然對此感到抱歉。由於我的過失，非但沒信守和你的約定，還讓你獨自承受了那麼多壓力，唯一做到的，只是讓事務所安穩地結束。至少在世人眼中，城木PRODUCTION是綻放過光芒的地方。
惺愛到了其他事務所裡，以那孩子的個性，大概是不會被欺負的。她對於演戲似乎挺有興趣，或許再過不久，就會見到她在電視和電影上活躍的身影吧。到時候，我會再來與你報告。

在你的犧牲之上存在的這個世界，依然紛紛攘攘。每日的新聞像雪花一樣紛飛，落到地上都分不清你我他。白鳥巨蛋今年也舉行了聖誕演唱會，只是自從接手儀間的機構後，我就少了關注娛樂圈的事情，之前和你分享的大部分新聞八卦都是惺愛告訴我的。

不得不承認，儀間貞人的人品不怎麼樣，但他的研究很有價值，亦的確有存在的必要。

有時我會想，如果可以再次見到女王體，是否就可以找回你的記憶呢？是否可以再見到你呢？

即使那個只是女王體所模仿的，虛假的幻影也好。

不過，女王體那隻不近人情的寄生蟲，想必無法重現你的魅力。(笑)

就算是要逃避現實，想找到不影響別人的，溫和的方法……果然不自己努力是不行的啊。

最近，我聽到一個說法：即使失去了心愛的人，如果我們一日不死，那人就在我們的記憶中永遠共存。

腦記憶腦葉白質切割裝置會連接患者的記憶，短短數秒內可以重複核心的回憶千百次。可惜它的手段過於粗暴，更關鍵的是，它並非為保存記憶或編織夢境而設計。我要改良它。

人的記憶是那麼搖搖欲墜、不可靠、一場無妄之災就能夠將其摧毀。

在已經沒辦法與你創造新記憶的現在，我想留存僅餘的回憶。

那麼，之後無論是理不盡的記憶魚，還是其他疾病，都不能再使我忘記你。

我是不是也學會講夢想了呢？

雖然醫學和生物學上的事情，還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。

但半年多來，每晚在研究室裏進修儀間家數十年的研究成果，令我莫名地想起以前和你一起在事務所通宵的時光。

經常和你說這些瑣碎的話。想了很久，真的想和你說的究竟是什麼，慢慢地我也從不知道逐漸變得知曉了。

但今天就先到這裡吧。

每活在世上一日，我都在越來越接近你。

總有一天，我們會在回憶裡再見。

到時候，我要親口和你說「